

◇两代风景

父亲的偏爱标尺

[济宁]卜庆萍

父亲一生,只守两个字:规矩。

他对人对事,不偏不私,邻里都说他公正。可在我 and 弟弟身上,他的“偏爱”十分明显,他从不用同一把尺子量我们。

一样的饭,不一样的筷。家里吃饭,规矩最严。不许说话,不许剩饭,不许挑菜。我和弟弟,碗里的菜永远一样多,不多一口,不少一勺。但父亲给我们的筷子不一样。我的筷子短、轻、细,握在手里稳当,不晃不滑。弟弟的筷子长、粗、硬,夹起重物不弯,用着扎实。我问为什么。父亲只说:“你稳,用稳的;你弟野,用重的。”

那时年纪小,只当是一件小事。后来才明白,他不是随便拿一双筷子,而是按着我们的性子配。我安静细致,就给我轻巧顺手的;弟弟毛躁好动,就给他结实耐用的,连一双筷子都藏着分寸。

一样的错,不一样的罚。我小时候,性格安静,遇事胆小,一慌就不敢出声。一次失手打碎碗,碎片散在地上,我吓得站在一旁发抖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父亲没骂,没吼,只蹲下来,轻声说:“错了要担,别怕。”他让我自己把碎片捡干净,包好扔掉,再把地面擦净。整个过程,他只在旁边看着,不伸手、不催促,让我独自面对自己的过失。

弟弟调皮,性子冲,闯门撞翻水盆,弄湿半间屋,被说两句还顶嘴,不肯低头。父亲不打,不逼,只沉下脸说:“错了要改,别横。”他让弟弟自己把盆扶好,把地拖干,站在墙边静思,直到真正服气,肯认错才作罢。同样是犯错,罚法却不同。我曾以为他偏心,对我软,对弟弟硬。长大后才懂:我缺的是胆量,他教我担当;弟弟缺的是收敛,他教其克制。

这一柔一刚,一安一劝,都是为了把我们身上的短板补齐。

我上学路远,天生胆小,怕黑,怕生人,出门总攥着衣角不敢抬头。父亲送我,只送到路口,便停下脚步,不再往前。他说:“自己走,才认路。”他不陪到校门口,不替我挡麻烦,逼着我自己开口问路,自己处理小事。哪怕我走几步回头望,他也只站在原地,不追上来。

弟弟上学,贪玩好动,爱乱跑,容易走岔路。父亲不吼不叫,只默默跟在后面,不远不近,不声不响。只要弟弟脚步一歪,往别处溜,父亲就轻轻咳嗽一声。弟弟听见,立刻收心,乖乖走回正路。

同样是上学的路,父亲一放一收。不是偏爱谁,更不是厚此薄彼,是心里清楚:我能自立,需放手,让我学会独立;弟弟易跑

偏,需看守,让他守住底线。

父亲不会给我多一块糖,也不会给弟弟多一件衣;不夸我乖巧,也不总骂弟弟顽皮。在物质上,他力求公平;在教育上,他各有办法。他把最适合的东西,给最适合的人。对我:严而温,教我自立、守礼;对弟弟:宽而刚,教他责任、收敛、踏实。他的偏爱,不是多给,而是对路;不是讨好,而是用心。

长大后我才懂:真正的爱,不是一模一样对待。是懂你缺什么,就教你什么;知你弱在哪,就护你哪;明白你适合什么,就给你什么。父亲的偏爱,藏在规矩里:教我稳,教弟弟正;教我立,教弟弟行。

父亲用一生的沉默,教会我们最朴素的道理:偏爱不是偏袒,不是纵容,不是私心。真正的偏爱,是因材施教,是用心成全,是为一个人的长远打算。这样的爱,不声张,不耀眼。

这就是父亲的偏爱,刻在小事里,落在成长中,一辈子受用不尽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听风记

[青海]南坡翁

风没有来处,至少在这片塬上,你永远搞不清它是从哪截沟里起身的,翻过哪道梁才到了你跟前。你只知道它来了,带着整个黄土高原的干渴和辽阔,从崂崂的豁口灌进来,把尘土卷起来,又扔下。我在陇东的塬上长大,自以为听懂了风,可走了那么多年才慢慢明白过来,那风声里藏着的密码,我怕这是辈子都破译不了。

十岁那年,初冬,我蹲在北山剌柴胡,塬上的风又干又硬,刮脸上跟父亲那双糙手似的。风扫过土崖的时候,会吹出哨音,尖、空,像从地底下挤出来。我当时人小,缩在黄土的褶子里,天地就剩下风声和我。可那天我忽然听见风里头有别的东西,不是冷,是远。是特别远的地方带来的消息,我没见过的沙漠、戈壁、长城的消息。

十七岁那个秋天,站在学校后山顶上。离家前的最后一个黄昏,太阳正往西边崂崂后面掉。风把夕阳吹散了,碎成一地金黄,落在干裂的沟渠里,落在塌了一半的窑洞口。那一刻我就知道了,从今往后,我是被风吹走的人。

离家的早晨,母亲在灶台前烙干粮,灶火让风抽得呼呼响。我背着铺盖卷出院子,风在身后“咣”地把门带上,像句没说出口的嘱咐。

后来我去过不少地方。戈壁的风能把石头磨成沙,草原的风能把草场刮成白地,海边的风腥乎乎黏在皮肤上。可没有一种风,能像陇东塬上那样,让你觉得整个天地都活着,都在跟你说话。

五年前清明,回去给祖父上坟。车过六盘山隧道,我摇下车窗伸手出去,风从指缝穿过来,凉意顺着骨缝往里钻。就这凉,这手势。十二岁走二十里路上学,就这么割的手;母亲站村口送我上大学,就这么吹起她灰白的头发。车到村口,风忽然停了。安静得像等了谁一辈子。

这几年教女儿辨风声。她在南方长大,听惯了榕树间沙沙的柔声。我跟她说真正的风有脾气,会喊会哭。她听不懂。有些东西是长骨头里的,就像塬上的风声,早就不是声音了,是钙,是盐,是走多远都丢不掉的印子。

去年冬天,又站到北山上。快四十年了,风还是那个风,沟还是那些沟。夕阳又黄了,黄得像那些埋进土里的朝代。风从沟底爬上来,呜呜响,说不清是咳嗽还是笑。我竖起衣领,顺着风往山下走。身后风声渐远,身前风声又起。

一个人一辈子其实只在那么一个地方听过风,别处听到的,都是回音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